

李敖 大全集

17 中国文化论战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敖
大合集

17

中国文化论战
文化论战丹火录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2009 年 12 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文化论战丹火录》(1-189)

开场白/3

文化论战丹火录/6

——这次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和笑料

《上下古今谈》(191-347)

从《秀嫚信箱》到《上下古今谈》/193

——《上下古今谈》代序

开场白——“浪子”回头/209

破题——从《人间喜剧》说起/211

“上下”与雅俗/213

“古今”与骆驼/215

“谈”什么？/217

对“好人”播音/219

不仅仅是做“好人”/221

大奶奶运动史/223

由大奶奶到上空装/225

“赤子之心”？/227

没良心/229

可怕的哥哥/231

好汉做事好汉当/233

“好汉”与负责/235

“一字师”和改文章/237

从乡愁到大气派/239

臭皮匠政治/241



目录



目录

臭皮匠和民主靴/243
“永不录用”的法律问题/245
瑞典与废娼/251
废娼效果知多少？/253
公娼的黑暗/255
何秀子的启示/257
何秀子事件的法律观点/259
“流氓”与法律/261
“流氓”应该怎么罚？/263
圣人教育/266
林森先生打官司/268
为什么“自力报复”？/270
李敖不可怕/278
——致“你们”的几句话
沈之岳也不可怕/280
莎士比亚是特务/282
闯“红灯”/284
原子弹二十岁感言/286
中法私案的四点分析/288
“武侠小说”，着镖！/290
斜气下的真理/294
陈查某之路/296
社会转型未到家/298
笔上无毛说/302
关公的计程车/306
关公曹操三角恋爱论/308
福特有福无特/311
发财的真价值/313
我要颠倒黑白/315

读者怒吼之一/317
用笑脸做后盾/323
民主趋向/325
如果爸爸犯了罪/327
西餐叉子吃人肉/330
明星即英雄/333
王宝钏精神/335
王宝钏的另一面/337
判案不是猜谜！/339
为叶枫说话/341
最后的肯定/345
《上下古今谈》李敖自拟简介/347



目 录

本卷未采用之篇目：

《上下古今谈》

《致夏晓华的一份信》《致夏晓华的另一封信》《致夏晓华的
有一封信》

李敖



文化论战
丹火录

开场白

玉皇大帝皱着眉，朝观世音菩萨说道：

妖猴齐天大圣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。当时生出，即目运金光，射冲斗府。始不介意，继而成精，降龙伏虎，自削死籍，整天东游西荡，将老树大桃、仙肴仙酒尽偷吃了。朕心为此烦恼，故调十万天兵，天罗地网收伏。这一日不见回报，不知胜负如何？

就在这当儿，各路神兵联合围剿齐天大圣孙猴子，正杀得难解难分。神兵方面，四大天王、木吒太子、哪吒、二郎显圣真君、四太尉、二将军及二郎的走狗，一千人狗团团把孙猴子围住，最后押在斩妖台下，可是刀砍斧剁、枪刺剑剗、雷打火烧，都不能伤这猴子一根毫毛。于是玉皇大帝又把双眉紧皱，叫道：“这厮这等，这等，如何处置？”

太上老君奏道：

那猴子吃了蟠桃，饮了御酒，又盗了仙丹，运用三昧火，煨成一块，所以浑做金刚之躯，急不能伤。不若与老道领去，放在“八卦炉”中，以文武火煅炼。炼出我的丹来，他身自成灰烬矣！

玉皇大帝闻言,即把孙猴子交付太上老君,太上老君把猴子推进“八卦炉”,八卦中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,孙猴子知道在“巽”卦中只有风,没有火,于是就藏在巽卦中,任凭老头子在外面烧,也烧不到他。唯一缺点是风把烟吹过来,把这猴子的眼睛熏得难受,最后只好变成“火眼金睛”。

时间过得卡快,不觉七七四十九日,太上老君认为火候俱全了,于是开取丹炉。哪想到孙猴子将身一纵,冲倒丹炉,往外就走,看炉的小鬼们跑来扯,一个个都被他推倒,太上老君也赶上抓一把,结果被孙猴子一摔,摔了个倒栽葱。

于是,像喷气机一般,孙猴子又溜走了!

* * *

凡是看过《西游记》的人,都会记得这段故事。

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,可是神话偏偏有人来实行,那就是1962年发生的文化大论战。

在这次论战中,我的遭遇很像《西游记》里的“妖猴”,我也来自“傲来国”,我也有“始不介意,继而成精”的运气,并且直到现在,还能“降龙伏虎,自削死籍,整天东游西荡”。

我虽然也浑身毫毛,可是也饱受丹火,人攻狗咬,两年来未曾间断。其中除笔杆的作战外,倒也不乏有人用笔杆以外的武器来对付我的,幸亏我能在八卦中的“巽”卦里善保首领,直到写这篇文章为止,还能逍遥自在。这不能不说是太上老君之流待我独厚矣!

* * *

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即使齐天大圣孙猴子,也早晚被如来佛翻掌一扑,压在五行山下,最后只好被迫“再莫行凶,皈依佛法”,敬陪老王八唐三藏西天取经去也。

这是孙行者的悲剧,也是一切特立独行者的悲剧。

在这个悲剧还没扮演以前,孙行者应该把他降龙伏虎孤军奋战的光荣纪录,先记它一两笔,一来可供自我陶醉之需;二来可证老子当年“固一世之‘猴’也”!传记文学俱在,猪八戒们还敢多嘴吗?

*

*

*

这本《文化论战丹火录》是一本奇书,它的重点,不是记录李敖如何“打”别人,而是记录别人如何“打”李敖(当然偶尔也“捧”几下),记录别人如何对我“刀砍斧剁、枪刺剑刳、雷打火烧”,如何把我放在“八卦炉”中一煅再炼,如何把我中伤毁谤,如何把我熏成“火眼”与“金睛”……

我保留这些绝大部分都是“打”我的记录,绝少还嘴。我记得孙悟空对哪吒三太子说得好:

小太子,你的奶牙尚未退、胎毛尚未干,怎敢说这般大话?我且留你性命不打你。……我只站住不动,任你砍几剑吧!

如果有人想看看这出李敖“站住不动”,任凭别人“砍几剑”的妙戏,你该推荐他看这本书。看过以后,他必然会告诉你:“李敖真不得了,他不但有金刚之躯,并且还有容忍别人的雅量呢!”

1964年6月25日《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》出书之日

文化论战丹火录

——这次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和笑料

1962年在中国(台湾)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,是“中华民国”成立以来,一连串思想论战的重要一环。这些重大问题论战的次序,大致是这样的:

- 一、“孔教论战”。
- 二、“国体论战”。
- 三、“文体论战”。
- 四、“东西文化论战”。
- 五、“科学与人生观论战”(科玄论战)。
- 六、“中国社会史论战”。
- 七、“民治与独裁论战”。
- 八、“中国本位文化论战”。
- 九、“对美对苏与自由主义趋向论战”。
- 十、“中西文化论战”。

在上面这些重大论战中,四、五、八、十性质最为接近,都可说是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“卡大卡大题目的论战”。

因为题目是“卡大卡大的”,所以很容易陷入“高度抽象”(high level abstraction)的论争,很容易流为空洞与混淆。

为了减少这种错误与歧路,我们可以这样要求:凡是在思想方法训练上不及格的人,他没有资格涉及这种讨论和评论,因为这种人的大毛病是节外生

枝,常常为了一些枝节的问题阻碍了真正“趋向”方面的指路。

两篇指路的文献

这次 1962 年的中西文化论战,真正在思想“趋向”方面指路的文献,只是胡适的《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》和李敖的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。其他的大量文字,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、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……它们有的可能很细腻、很雄壮,但都不能算是真正划时代的指路文字,也不能算是大刀阔斧的明显指出思想“趋向”的文字。

胡适的演说和李敖的文字,它们的基本重点都是在避开枝节,直截了当的指出我们中国思想“趋向”该走哪条路。这种用心,似乎被许多人误解。因为误解,所以有的指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老问题;有的一方面承认这个老问题有推陈出新的必要,一方面却又把它带入缠讼和曲解的境地。

这种误解和误导,都不是胡适演说和李敖长文的意愿。

在我个人方面说来,我的真正意愿是“减少论辩,指出‘趋向’”,我要使中国民族朝“科学”“民主”“现代化”的西方“趋向”上走,而不走传统、保守、反动的路,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的民族,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。

在这种心情之下,在守旧浮夸的大雾笼罩之下,一个中西文化的老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,这种提出,似乎没有多少人能了解它的深远的用意。例如在美国的谢扶雅,就是不了解的一位,他说:

彼蕞尔三岛之日本,自明治维新以降,于西方各国所有著作,几无不尽译出之,固不闻其有“日”西文化之论战,或所谓“保存国粹”与“全盘西化”之争。我们直至今日,大敌当前,而犹互为西化对国粹之呶呶谩骂,是亦可慨也已。(《肯尼迪与我们反攻大陆》1962 年 4 月 21 日香港《自由报》)

谢扶雅所以有这种误解,一来是他不知道“守旧浮夸的大雾”的浓度;二来是他不明白老问题的重新提出的重大意义,所以他不能进入问题的核心,在核心里面做一番考察后的结论。

在另一方面,许多肯定这个老问题有讨论价值的人,他们很少能逃出缠讼和曲解的境地,这种误导,也许胡适和我都要负些责任,也许我自己有时陷入“盘丝洞”而不能自拔。关心这一论战的人们必须应该知道“思想‘趋向’的指出”乃是这一论战发动者真正意愿,只要能认清中国思想“趋向”的正确答案,其他枝节的问题都是余事!

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

我的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登在1962年2月1日的台北《文星》杂志上,这篇文章带给我的“不虞之誉”与“不虞之毁”是很可惊讶的。数不清的来信,数不清的批评、赞扬、支援、恐吓,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辩驳讨论,使我得到不少的信念与困扰。当然,这些反应,都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力量。在台湾地区,日报、晚报、英文报,以及杂志方面如《文星》《政治评论》《世界评论》《学宗》《革命思想》《中国世纪》《醒狮》《狮子吼》《文苑》《中外建设》《创作》《青年杂志》《政大侨生》《台大青年》《新时代》等等;在香港地区,除了日报以外,其他有《自由报》《天文台》《民主评论》《中国评论》《大学生活》《人生》《中国学生周报》《新闻天地》,以及亚洲社会研究所(Asia Institution of Social Research)出版的《中西文化》研究报告等等,都有文字谈到这篇文章或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论战。此外,在美国,曾有一些留学生将它复印流通;在德国,也有一些留学生把它互相传阅。一篇文章能惹出这么多的是非和麻烦,这不能不说是很可惊异的事了。

我的中西文化观

这篇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发表以后,我陆续发表的主要有关中西文化的文字如下:

一、《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》,《文星》第五十四期(1962年4月1日)。

二、《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?》,《文星》第五十五期(1962年5月1日)。

三、《“文化太保”谈梅毒》，《文星》第五十八期（1962年8月1日）。

四、《敬答吴心柳先生》，《文星》第五十八期（1962年8月1日）。

五、《由一丝不挂说起》，《文星》第五十九期（1962年9月1日）。

六、《修改“医师法”与废止中医》，《文星》第六十一期（1962年11月1日）。后收入我的《传统下的独白》，并被转载在《今日医药新闻》及《台湾医界》。

七、《论“处女膜整形”》，《文星》第七十二期（1963年10月1日）。

八、《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》，《自立晚报》（1964年1月1日）。

我这些文章的性质虽然很庞杂，但是所宣扬的理论重点不过如下：

一、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是死的文化。

二、死的文化至多只适合死去的时代。对今天的时代来说，只能做文化史和博物馆的材料。

三、死的文化中纵使有一两个活细胞（所谓固有文化的“优点”），也对活生生的现代不能移植。

四、就好像一座又笨又旧的大挂钟，纵使其中有一两个齿轮没长锈，可是对我们新式小巧的手表毫无用处。

五、所以我们不要它！

六、洋鬼子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，除了好奇和骗人以外，只是一种学术研究。如同他们研究一个死去的恐龙、一个吃人的野蛮民族一样。他们并不是提倡恐龙行动或是吃人文化。

七、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，只有“玄学”与“教条”。……

八、……（编者略）

九、世界第一流的讲究科学与民主的强国，从来不搬弄什么五千年固有文化，从来不认识什么尧舜禹汤文武，但是他们是强国。

十、我们老老实实跟在强国的屁股后面学就是了，背着这个传统的大棺材干什么？

十一、我们要追求西方活泼泼的大美人，不要抱东方的冷冰冰的臭

僵尸。

十二、所谓什么“国情不同”的借口,纯粹是一派妖言,所谓什么“超越前进”,“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”等等,完全是不要脸的夸大狂。

十三、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: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;快快按部就班的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。

这些思想,是我这些文章一贯的思想,表现的方法与文章的性质尽管容有不同,可是思路却只有一个,这是任何读过我的文章的人,都不难看出来的。

这些文章,都表示了我在热烈地宣扬西方现代思想,不留情地批评中国传统思想。

批评中国传统思想

我这种态度,并不是什么“前无古人”的态度,凡是了解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,都会知道这种致力充分欧化、充分西化、充分现代化的精神,远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人提出了。试看1907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发行的《环球中国学生报》(*The World's Students Journal*),这是严复、李登辉、唐介臣等主编的杂志,在第四期中,就有董寿慈的《论欧化主义》(1907年1月)一篇文章,大声疾呼中国“欧化过浅”!他说:

以吾国求新之实状验之,……一言以蔽之曰:“不进化而已。”夫以进化之率如彼(日本)其速,明哲者忧国之销蚀,立砥柱于中流,此国种所赖以存者也。若乃教育萌芽程度等于幼稚,通国之无觉性者方乐附国粹之说,以竺旧而阻新,国民心理之发现如斯,乃知维持国学之说,宜倡于异时进化之后,固不宜与欧化主义并现于斯时耳!

请看这是何等决绝、何等勇迈的论调!

到了1923年(民国十二年),吴稚晖在北京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了一篇《箴洋八股化之理学》,其中有一段说: